



爬山调攀上新高峰

评武川县乌兰牧骑爬山调抗战历史剧《青山儿女》

● 李树榕

翻阅《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可见,起源于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的爬山调是“中国民歌中山歌类的一种。主要流行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地区和河北张家口地区……在这一带蒙汉杂居区的爬山调中又常含有蒙古族民歌的音调。”而武川县,正是处于这一杂居带,爬山调在此非常流行。2008年,爬山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但是,以爬山调代表性的传统曲调,如《割莜麦》《大黑牛耕地犁翻土》《小青马》《想老子》等为主基调,整合原创的120分钟的舞台大戏,却非常罕见。

正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横跨阴山南北,拥有多个历史时期长城遗址的武川县倾力推出抗战题材爬山调舞台剧《青山儿女》,既是“不忘历史,继续前进”的宣誓,也是在思想情感辩证中弘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更是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笃定意志,有效地传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爬山调。

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基本条件是:具有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具有持续生长创新的发展性,以及具有符合人类共同需要的审美性。《青山儿女》的唱腔,均是在传承爬山调旋律高亢悠长、节奏自由奔放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的。而唱词,也是在继承爬山调乡土气息浓厚、唱词短小精干、重叠使用虚词的基础上,以“内容为王”的。

抗日战争,属于政治领域;男女爱情,属于道德范畴。《青山儿女》贯穿性的戏剧冲突,就在于抗日与降日的矛盾,以及母女嫁谁、不嫁谁的矛盾。前者是政治立场和反侵略斗争,后者是民间烟火和饮食男女,二者的水乳交融,引导观众在感受中感动,在感动中感悟,最终扪心自问:凡德助者必然坚决抗日?凡缺德者大多会做汉奸?这是关涉人性与人心的大问题。历史的经验告诫人们,德行是立场的基础,正确的立场又能促进人们对高尚德行的敬仰和学习。而这部爬山调抗日历史剧不同于其他同类题材之处,就在于此——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唱念做打,是舞台剧的四大组成部分,这部戏却是近乎歌剧以唱为主的。

剧情伊始,阴山山脉深处得胜沟的抗日“堡垒户”云岚和山丹母女俩,正面临着饿死的危险。戏剧冲突的悬念,随着她们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不断向人的情感和思想深处推进。

艺术精品,在于艺术人才;一度创作是剧本,二度创作是作曲,三度创作的核心是演员和服、化、道、声、光、电等各路人才,而导演则是统帅。剧中每一场伊始都有两句合唱的爬山调,是该场内容的提要;而结尾又都有“幕后歌”,则是这一场的点睛之笔。其中多次重复的唱词显然是在歌颂云岚这位母亲,一位是不起的母亲,为抗战奉献一切的母亲,为子孙后代牺牲自己爱情和家庭的母亲。而扮演者范芝兰基础扎实、声如金铃、气息酣畅、音色恰如其分的唱功和扮演什么就做到“是什么”(而非“像什么”)的体验派创作能力,堪称一流。大喜大悲的感情、大惊大愕的反应、大起大落的环境,对她都是考验。舞台上每一个细节都被她精致的心理节奏把握到炉火纯青,实在难能可贵,感人至深。因而她承受得起——“大后山的女人命苦如黄连,不宽肩膀子硬撑一片天。”印证了——“亲妈妈,好妈妈,苦里跌倒难里爬,流着鲜血咬着牙,养活了革命撑起了家。”

如果说云岚属于“旦”行里的青衣,那么,第二位引人关注的就是“丑”行伪保长牛二拴。他知道云岚家亲共产党通八路军,也知道云岚母女正挣扎在饥饿线上。因而乘人之危,上门提亲。他说,只要山丹愿意嫁于富人做妾,要多少彩礼都可以。母亲坚决反对,女儿却爽快答应。山丹的选择为的是啥?

作为该剧女二号山丹的扮演者王亚苏,不仅唱功好,形体能力更是一流的。她边唱边舞毫不掩饰地开始要彩礼:“我不需要银元与金币/我只要莜麦和小米/我不要玛瑙和美玉/我只要布匹和鞋底/我只要骏马不要驴/要挑选蒙古马一百匹/为给咱军队解危机/女儿我甘愿牺牲我自己。”

虽然山丹的选择只停留在强烈的意愿时,就被“贵人”解了难,但不分男女老幼全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众志成城的民心,却可见一斑。

第五场,当“大山水刮不断芦苇根,小鬼子吓不倒革命人”的歌声响起,观众预感,女主人公云岚一定面临生与死的选择了。果然,一帮鬼子在保长带领下直闯抗日“堡垒户”,逼着云岚交出养伤的八路军战士高小川。但云岚的选择,毫无悬念的是宁死不屈。孰料,就在气急败坏的鬼子要枪毙云岚时,保长却慌不迭地上去阻拦:“不要,不要,我看,还是活埋吧。”一貫欺世盗名的伪保长,竟然替云岚选择死的方式,这个人物的表演是复杂的——坏人的坏,难道是没有坏透仍有同胞的怜悯?还是他垂涎年轻山丹的美貌,惺惺作态而别有他图?表演者潜意识的瞬间反应,增加了人物塑造的复杂真实性,更加深了观众的思考。

“山丹丹开花六瓣瓣红,爬山调唱出咱军民情”,一曲传统爬山调《割莜麦》的旋律被新赋予令人振奋的词汇,通过小川和山丹的对唱,呈现出抗日游击根据地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政治氛围。然而,剧情跌宕起伏,艳阳之后就是暴风骤雨。

小川被日本鬼子抓走了。怎么办?谁去救小川?怎么救?能救得出来吗?

剧情并不复杂,人性却并不简单。就在观众通过抗日游击队和“堡垒户”,与给鬼子当狗的伪保长,进行好人与坏蛋的政治判断时,一个关乎伦理道德的深切思考,印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规律:一个人的德行,是政治立场的基础;而正确的政治立场,又能促进美德的践行。因此,把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一崇高的政治选择,与普通农家妇女(无论云岚还是山丹)的爱情选择水乳交融在一起,是该剧美学智慧的充分体现。

私心、谎言、胆怯、油滑,是保长显而易见的缺德行径。他心痒难耐地觊觎年轻美貌的山丹,又自知很难得手。所以,才想出两次骗婚:一次为接济母女的饥荒,一次为营救鬼子抓走的小川。如果说,好人必备的条件是诚信、善良,那么,从一己私心出发两次乘人之危欺骗云岚母女,足以见其地地道坏人的本质。这样的品性,在抗日还是降日的政治选择中,必然对同胞失去善,对国家丧尽良,由此避免了好人坏事脸谱化的弊端。

作为游击队的乌力罕,戏份并不多,但却坚信革命自有后来人。于是,一次又一次选择自我牺牲,包括爱情甚至生命。与他青梅竹马、心心相印的云岚,最终选择让独生女山丹跟随小川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也是舍小家为大家的宽阔胸襟和革命精神。

该剧令人动容之处,不是高亢悲怆的怀念烈士,也不是字字血声声泪地控诉鬼子,而是尾声中只有背景音乐而没有人物唱词的一幕:还是那道通往山上的坡路,还是那个熟悉的身影,就这样,云岚跟着舞台上出现的乌力罕一步一步向上,再向上地迎着朝阳走去。如此,这部剧作主人公的选择便凸显出双重的含义——选择做抗日“堡垒户”,就是选择爱国,选择来世嫁于乌力罕,就是选择跟着共产党,选择当英雄。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通过《青山儿女》这一舞台剧,武川县乌兰牧骑用真枪实战的本领,证明这支队伍确实藏龙卧虎,无论主角还是配角,都是这台以爬山调为主的作品能够攀登到舞台剧至高境界的有机力量,听,每一嗓子唱得都酣畅淋漓,实切切,真情实感!每一次哭笑,都发自内心、感天至极!每一句台词都秉承传统“赋比兴兼顾”的手法,其艺术的真知灼见、真才实学,借助于厚重的文学、音乐、戏剧功力,使观众钦佩之极。

爬山调舞台剧《青山儿女》的大幕缓缓拉上,此时此刻,了解内蒙古二人台事业发展观众和演职人员会不禁想起编剧柳志雄。演出的成功,就是对他深切的怀念。

爬山调舞台剧《青山儿女》的大幕缓缓拉上,此时此刻,了解内蒙古二人台事业发展观众和演职人员会不禁想起编剧柳志雄。演出的成功,就是对他深切的怀念。



诗音筑梦 青山有光 ——赏析“武永杰原创诗歌朗诵音乐会”

● 卢丰

2025年12月1日晚7时,中国作协会员、80后青年诗人武永杰的原创诗歌朗诵音乐会,在呼和浩特市乌力格尔艺术宫精彩上演。尽管时逢寒冬,却挡不住观众为诗而来的热忱,现场座无虚席。这场以武永杰原创诗歌为核心的艺术盛宴,由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内蒙古文诗学社(室雅兰香)、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承办,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内蒙古通俗文艺研究会共同协办。

当音乐会主题“同心筑梦”几个字呈现在背景幕上时,台下即刻爆发出热烈掌声——这不仅是对主题的共鸣,更是对武永杰诗歌的期待。这场音乐会并非激昂的宣告,而是带着泥土温度的深情诉说,它既是乌兰牧骑全国巡演60周年的特别献礼,更是武永杰以诗为笔、以心为墨,在北方冬夜里写下的“精神长卷”。

艺术深度:诗歌里扎根的风骨

真正的艺术从不会悬浮于生活之上,武永杰的诗歌便如胡杨的根,深扎在北方的泥土里。本次音乐会的19首原创诗歌,均出自她之手,每一首都似从北方大地上自然生长的草木,带着风沙的印记、阳光的温度、河流的浸润,是她对这片土地最真挚的告白。

音乐会以“家国情怀、北方风韵、百味人生”三个篇章搭建起情感殿堂,武永杰的19首诗歌,便是支撑这座殿堂的19根梁柱,每一根都刻着精神密码。聆听《大青山我的家乡》时,仿佛能看見武永杰站在山巅俯瞰的身影:“黛青色铺开绿色的纱帐”,这不仅是简单的色彩描写,更是她眼中大青山从春到夏的蜕变——冰雪消融后,草芽从岩缝中钻出,一点点将黛色山岩裹进绿毯;“草原为纸,河流作画”,则是她对家乡最壮阔的笔墨勾勒,草原的辽阔是纸的底色,黄河的九曲蜿蜒,是她笔下大自然用流水写下的诗行。这些诗句里,既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敕勒川千年底蕴,更有她作为当代诗人“把绿色种进每一寸土壤”的坚守,让文字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而“百味人生”篇章的诗歌,更藏着武永杰对平凡人的深切关怀,像一颗颗裹着糖衣的盐粒,初听是生活的朴素,细品有回味的甘甜。《寂静的梭梭》中,她写沙漠植物,更写在沙漠中治沙的人:“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却把根扎进干涸的沙砾”,这正是她对驻守生态保护区劳动者的细腻描摹——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日复一日种树、固沙,像梭梭般沉默,却在沉默中筑起绿色屏障。此外,写社区网格员的《深夜的灯》、写牧民转场的《马背的行囊》,每一首诗都是武永杰深入生活后的创作,她以最平实的笔触聚焦平凡人的生活切片,没有华丽辞藻,却让“平凡”二字绽放光芒。这正是她对乌兰牧骑“服务人民”初心的深刻诠释:文艺不是高高在上的点缀,而是走进人民生活,为他们的喜怒哀乐发声。

舞台魅力:声与心共振,歌与诗共情

如果说武永杰的诗歌是这场音乐会的灵魂,那么舞台演绎便是让灵魂腾飞的力量。内蒙古文诗学社的朗诵者们,以“克制”的表达传递诗



诗歌朗诵《秋天的雨》

中深情,而中国古诗词演唱中心理事、女高音张文静的演唱,则为这份深情注入了穿透人心的力量,成为整场音乐会最动人的注脚。

张文静师从古典声乐大师,对声音的把控精准而细腻。在演绎武永杰的诗作《大青山我的家乡》时,她没有用绚丽花腔修饰,而是让声音如山中清泉般清澈纯粹,带着对故土的眷恋缓缓流淌。当她唱到“敕勒川捧出皎洁的月光,那是你美丽的脸庞。马蹄声回荡在辽阔的疆场,红色的记忆牵着星河流淌”时,声音里满是柔软的深情——既有孩子对母亲的依赖,又有守护者对家园的承诺,每一个音符都与武永杰诗中的意境完美契合,仿佛将听众直接带到了大青山下,看见山花烂漫的模样。

她的演唱不仅是对诗歌的诠释,更是与诗人灵魂的对话。歌声中,既能听见武永杰笔下的辽阔,又能感受到诗人对家乡的热爱,这种“诗与声”的共鸣,让台下不少观众跟着旋律轻轻哼唱,眼角泛起泪光。张文静用声音为诗歌插上了翅膀,让武永杰笔下的文字不再停留在纸页上,而是变成了可听、可感、可共情的艺术,成为整场音乐会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此外,朗诵者与舞美的配合、包巴特尔精心理制的音效,更让舞台充满“呼吸感”。背景中真实的马蹄声、带着草叶摩擦的风声,甚至朗诵间隙隐约的牛羊叫声,都让整个舞台变得“活”了——观众不再是“观看”演出,而是“走进”了武永杰的诗里,走进了那片被张文静歌声点亮的草原。

精神传承:北方之光的时光约定

60年前,乌兰牧骑队员骑马背乐器,把文艺送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成为“红色文艺轻骑兵”;60年后,武永杰以这场原创诗歌音乐会,用现代舞台续写“轻骑兵”的故事,始终保留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从音乐会编排中便能看见武永杰的巧妙构思:她的19首原创诗,与4首原创歌曲、2支原创舞蹈的组合,没有冗长铺垫,没有复杂转场,如



合影



二人台与呱嘴之关系

● 王舜 段诗雨

要想说清二人台与呱嘴之间的关系,先得把二人台简单地介绍一下。地方戏二人台,是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为主,同时流行于山西雁北、大同、忻州,陕西榆林、河北张家口等地区的曲牌体小戏。土观众、土演员、土语、土台子,形成了它浓郁的乡土气息;朴实的故事情节、优美的旋律音调、热情的表演手法、亲切的方言道白,唤起了广大人民对她的喜爱。“走不完的西口,打不完的樱桃”“你拉胡胡我哨枚,咱俩抖上一段二流水”“从小爱个二人台,如今唱到头发白”……这些广泛流行的民谣,说明了二人台在人民群众中的深厚基础。它在群众中扎根,又在群众中开花结果。二人台传统剧目的题材,多以描写劳动生产,揭露旧社会黑暗,歌唱婚姻恋爱、叙述儿女情长等内容为主,也有部分神话故事和历史典故,这些内容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中。

二人台的演唱形式分硬码戏、带鞭戏与对唱三大类。硬码戏注重唱、念、做,要求表演者有较好的嗓音条件,带鞭戏则注重舞蹈表演,对唱由二人交替演唱,很少念白与做科,唱词多无人物性

格,俗称“掏牙句子”。二人台传统剧目里还有一种摸帽戏,即一人多角。这就属于“曲艺”范畴了。

呱嘴,又叫数板、嗑子、顺口溜、溜溜嘴、说口等,是说唱类的韵诵体,由打击乐伴奏,表演手法是只说不唱,在传统二人台中,与唱和舞并用,合辙押韵,疾缓有度,多用串话、谚语,诙谐幽默,多蕴藏着哲理和生产生活知识,给人以启迪和智慧。

二人台呱嘴多用于丑角出场时的上场白,起着吸引观众、稳定情绪、热热场子等作用,多用于传统剧目中某个剧目的开始之前或中间,从形式上来讲,是二人台曲目的一部分,但在内容上往往与本戏无关,表演者以此逗人一笑,又或对剧中主人公的性格进行烘托,达到诙谐风趣的效果。

说起二人台呱嘴的艺术特点,首先要说二人台语言的一大特色——串话。串话可以说是呱嘴的孪生兄弟,串话也是呱嘴语言的支撑,串话是二人台语言中最具艺术特点的呱嘴艺术,所反映的内容主要以赞美勤劳善良、贬斥懒惰、批判反抗邪恶为主线,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智慧融入其中,使呱嘴艺术源于生

活又服务于生活。

随着二人台艺术的传承与发展,艺术家们不断创新、丰富其内容与形式,有的呱嘴数板则把人物出身、职业、家境等做一番开场白式的自我介绍,丰富了人物艺术形象的塑造,增加了戏剧的可看性和感染力。

近年来随着呱嘴表演独立性的增强,其逐渐脱离了二人台的正剧,成为独立的曲艺形式,由老旦作为主角进行独立表演。呱嘴艺术经过几代艺人的实践创新,现已发展成一个艺术品牌,深受群众喜爱。它不仅在内蒙古地区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具有广泛的影响。

随着时代的发展,二人台呱嘴艺术也在不断求新求变,未来二人台呱嘴艺术可能出现多种形式、多风格、多组合、多变化的艺术形态。我们应该以实施精品工程为契机,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宗旨,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形式精妙、反映时代风貌的精品力作,让二人台呱嘴艺术为中华文化、为世界文化发展作出新的贡献。